

草枕

日本大文學家夏目漱石傑作

益智書店印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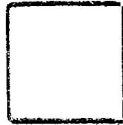
夏目漱石 著
李君猛 譯

草

枕

日本大文學第一種

庚戌九年十月十五日印刷
庚戌九年十二月一日發行



草

校

正價貳圓
外埠酌加郵費

拾

譯述人

李君猛
新嘉坡大街三十號

發行人

宋逸民
新嘉坡大街益智書店

印刷人

劉守業
新嘉坡三寶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

印刷所

益智書店印刷部
新嘉坡三寶街財神廟胡同二四號

發行所

益智書店
新嘉坡北大街三十號

總發行所

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新嘉坡五馬路一〇七號

電話代表(二)六九〇五番
振替口座新嘉坡三二六〇番

譯者序

『草枕』是日本大文學家夏目漱石的傑作。漱石是先生的筆名，本名叫夏目金之助，生於慶應三年正月五日，卒於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。

漱石先生是日本第一流作家。精通漢學佛學，英語又是先生的職業，而且閒暇善作詩畫。所以先生不單是小說家，而且是詩人畫家。先生於明治四十年前後，於帝國大學講述西洋文學，為西洋文學輸入日本之橋梁，功績非淺。政府授與先生以文學博士位，先生不好榮譽而謝絕。此成日本文壇趣話。

日本文學於明治三十幾年間，是大轉換期。這便是指着，日本文學極積的走向自然主義的發軔期。不消說島崎藤村，田山花袋國木田獨步等大作家，結成聯合戰線，為人生而藝術的創作。就一般報紙上的文藝欄和多數的文學刊物，也都捲入時代的狂飈。但奇怪的是只有漱石先生，提唱為藝術而藝術，尋求那美麗人生中的一線快樂。先生主張人生要有『趣味』。而這種趣味，不存在於現世的俗界，而是散漫於超現實的自然。所以先生的作品，本着自己立定了的藝術觀，把人生那美的感覺與輸血般的，使之流入讀者的腦海。此外便無何目的了。

『草枕』是先生的代表作。文句流暢，充滿了花的芬芳的造意。絕對給讀者以開朗的『俗世』彷彿離開塵世，去到桃園之鄉，作那清高美夢。所以『草枕』能留美感於讀者之腦中。它是美的默契，詩的範疇，藝的綜合，畫的真相。草枕上所表現的藝術觀，簡單明瞭，謂藝術之目的在與人生以餘裕。餘裕便是悠閑是趣味的所在。然有餘裕能世界，實際上不存在。彷彿是說在詩或畫上作出來。所以最好的藝術與人生無異，即自然之謂也。人生有美存在。為明瞭人生美必須只明瞭站在有餘裕的第三者地位才行。看戲或讀小說之所以有趣，完全是拋開自己的利害，對之以有餘裕之態度。只是在戲劇或小說上，雖能離却利害之念，然不能捨掉人情罷了。其所以與常人情者，以餘裕為主之觀察之，無疑的是『不堪』。若是作，無論怎麼樣總是和自然的風物相遠。作者於此作中所以引用王維或陶淵明的詩，也不出此意。先生對人生之態度，謂一時避難的，也是由此而來。但避難與否是暫措。對所謂非人情之態度其具體化了，構成一篇詩的故事，同時於奔放華麗的文章上，得縱橫揮灑其非出於施，我們惟有敬服。特別是『草枕』一篇，據說為先生只一星期脫稿的作品，更令人不禁拍案叫絕。故縱令從前有人試譯過，今譯者本個人讀書的風味和個人品味的筆法，重譯之以饗讀者。如能和原文對照讀，譯者則更為滿足。

草

枕

夏目漱石作
李君猛譯

一面登着山，一面想着想：

過重理智，則礙釘子，過重情感，則易同流合污，過重意志則不舒暢，人世難住。

難住的程度越高，便易移到易住的地方去。等到覺悟了任何處都難住的時候，便生詩出書。

創造人世者，既非神也非鬼，乃是散居在三軒兩鄰的常人。縱然常人創造的人世難住，別處也未必有可移轉的地方。昔有，那是得到非人的國度去，但非人的國度比人更難住罷！

遷移不得的世界，越難住，便不得不多使這難住的世界寬容些，讓短促的生命縱然在短時間內也得舒適，這裡便發生所謂詩人的天職也降臨了畫家的使命。凡藝術

家都是使人世悠閑，令人心豐潤，因之可尊貴。

從難住的世界，擺脫開難住的煩惱，把可感激的世界，映寫在目前的便是詩，便是畫，或是音樂和彫刻。細說起來，不寫也行。只要看眼前，詩也生出來了，歌也湧出來了。就不把想的寫在紙上，腦中也會作鏘然之音，就不把丹青向架上塗抹，心裡也自然能映出五色之絢爛。但能於自己所住的世界如斯的觀察，只要靈臺方寸之攝影機，能把澆漓濁濁之俗界，清朗的攝取進來便足了。于是，無聲的詩人縱不吟一句，無色的詩家縱沒有尺縑，但在觀察人生這一點，解脫煩惱這一點，得出入清淨界這一點，並且屬於這純一無二之得建立乾坤這一點，及在掃蕩利己私慾的羈絆這一點——比千金之子，萬乘之君，以及所有的俗界的寵兒都幸福。

在人世住了二十年，才和人世有居住的價值。若住二十五年，方悟到明暗——如表裡，太陽照的地方，同時必有陰影。三十年的今日，這樣想去——喜悅深時，憂愁愈深，快樂多時，苦痛也更多。想把這個脫切了罷，身體便立不住，想整理清楚罷，人世便無從立。金錢要緊，要緊的東西一增多，怕是覺也睡不安靜！戀愛是美事，

快活的戀愛成功了，不會錯過愛的往昔，反到更可懷戀。關懷之肩，負荷着數百萬人之脚，脊梁上背着陳重的天下。不吃甘美的東西，總是惦着。少吃了不足飽。盡量多吃後，反到不愉快了。……

我的思想漂流到這裡時，我的右脚突然碰在坐不得的尖石楞上。爲保持平衡趕緊邁到前邊的左足，去調和適才的不利時我的屁股恰巧坐在方三尺左右的石頭上。祇是背在肩上的書具箱從腋下滑跳出來，幸虧沒有別的差頭。

站起來向對面望去，路左邊的山峯宛然洋鐵桶反叩着聳立着，分不清是杉是檜，從根到頂，全在蒼黑色中，山櫻紛紅如靈鍵的霞霧，濃得連相接處也不分明稍往前些，有座禿山，超羣逼眉，禿山的側面似被巨人的斧削去了吧，銳利的平面，無精打采的埋在谷底。天邊處，看得見的許是一棵赤松，中間的間隙也很分明。前方一丈來遠便截斷了，從那高處有紅色毛氈飄蕩着，看來登山必從那裡上去，道路很難走。若單平土罷，倒不太費事，然土中是大石頭。既使土平了，石頭平不了，把石頭敲碎，岩石又從由下手。岩石悠然自得的時立右掘開的土上，毫沒有給我們躲道的

氣色。對方既不躲道，只有繞過去，必得逗圈子。但沒有巖石的地方又不大好，左右突起，中心窪下，簡直可說是彷彿把一間地。鑽穿成三角，讓那頂點貫通在正當中也未嘗不可。與其說行路，勿寧說涉河底適當些。好在沒緊急的遊旅，慢慢的走上羊腸小道。

忽然轉來雲雀的歌聲。俯瞰谷中，在那裡叫喚呢，畢竟連影都不見。惟有聽着清脆的鳴聲，在急切不間斷的叫着。方數里的空氣，彷彿被蚤跳咬得沉不住氣似的。雲雀的歌唱，沒有片刻的餘裕。宛然若不把悠閑的春日鳴盡，不安心似的。而且靈管高飛，飛向何處，飛到何時，雲雀一定死在雲彩中是無疑的。又或者飛到不能再飛時，流入雲中，於漂浮中，形跡消滅，只把聲音殘存在空中也未可知。

在巖角銳轉，可以使瞎按摩師跌個頂朝天之處，很危險的拐向右邊，從橫處往下一瞧，一面看得菜花，同時想雲雀會落在那裡罷？不，將從那黃金之原飛上來罷！想落下來的雲和雀飛上去的雲雀要錯成十字形罷？最後我以為落下來時，飛上去時十字形錯過時，全都跟陽氣的繼續不斷的着罷？

春色欲睡，貓忘了捕鼠，人忘了債務，甚至有時連自己靈魂的居所也忘了，失却正體。只遠望菜花時方醒，聽雲雀之聲時才曉得靈魂之所在。雲雀的叫喚，不是只是靈魂之全體靈魂的活動，表現於聲音上的，沒有比雲雀再生動的了。哦！快活如斯想，成了如斯快活的，便是詩。

立刻想起了雪萊的雲雀詩，盡順口記的歌謠了，記住的僅不過是三兩句，其三兩句中，有這樣的句子：

我們前時復後顧。

常感不足憧憬

我們最後哀寧的笑聲辛酸充盈

我們最甜蜜的歌曲是詩出最哀感的情

的確。無論詩人如何幸福，決不會像雲雀般決斷的，一心不亂的，忘却前後的歌唱自己的歡喜。西洋的詩不待說了，就中國的詩中，也多有萬斛之愁的句子，其所以爲詩人才萬斛，若是常人也許一合便會了事。由此觀之，詩人或者要比常人苦

勞，其神經銳敏，也許超九骨一倍以上，也許超俗的喜悅，但更多無量的悲哀吧！如此說來爲詩人也總得凡思暈了。

路暫時平穩了，右連見雜木山，左續看菜花。腳下不時踏着蒲公英，鋸也似的葉子不客氣的向四方伸展，正當中擁護着黃球。只一味顧看菜花，踐踏了蒲公英。覺得快忍心不得的回頭觀望，黃球依照鎮座在鋸也似的葉子上。悠閑的傢伙哪！又繼續着想：

憂愁也許就附帶在詩人上，但能有聽雲雀的心境，微塵的苦痛都消逝了。看菜花只是快活得胸懷躍動，看蒲公英也同樣，觀櫻也如此——不知不覺的櫻已不見了。這樣的來到山中，接近自然景物，所見所聞，都非常有趣，只感到有趣，決不覺有何苦楚。假如有當僅腳乏和吃不得好東西的一點小事罷了！

然何以無苦痛？那只因爲把這，景色看成一幅畫，當作一卷詩讀的緣故。

因爲是畫，是詩，既不要這地面來開拓，也不想架設鐵道發財，只把這景色——既不足飽腹，又不是件補助月薪的這景色，當景色看，藉樂衷心，就不至生苦勞和

憂慮吧！自然只此可貴。能於瞬間陶冶吾人之情，使吾人於醇乎之醇的詩境者便是自然。

戀愛很美吧！孝順不也最善！忠君愛國也是很好的事罷！然而身臨其境者捲入利害之漩渦，縱然很美，最善，很好的事，都是以目眩，于是詩在何處自身就難解了。

爲求了解這層，是必需立在有了解這層的餘裕的第三者地位。惟有立在第三者地位看戲才有趣，看小說才有意識。看戲覺得有趣的人，讀小說覺得有意思的人，都是把自己的利害不問，只有看和讀的時間是詩人。

雖然如此，普通的戲劇和小說，都脫不了人情。有時苦惱，有時激怒，有時騷動有時哭泣，看的人不知不覺中同化了，時而苦惱，時而激怒，時而騷動，時而哭泣或者價值就存於無利慾混雜這一點，但正因無利慾混雜，其他的情緒要較平常更特別活動罷？耶便討厭。

時而苦惱，時而激怒，時而騷動，時而哭泣，乃人世之附屬品。我已經過了三十

年，委實憎惡了。既然憎惡了，如再在戲劇呀小說上反覆起來，可不得了。我所好的詩，不是那鼓舞世間人情的東西。放棄俗念，暫時也好，但能離開塵界的心情的才是詩。無論何等傑作，沒有離開人情的戲劇。沒有是非的小說也少見罷？永遠不能出世的東西，是他們的特色。尤其是西洋的詩歌，以人事爲根本，所謂達成詩歌的純粹境者，也不能從世間解脫出去。一向同情啦，愛啦，正義啦，自由啦，塵世勤業場的東西都是有用的。不管他是如何詩人，總忘不了在地面上奔走，從事金錢的盤算。看來雪萊聞雀之鳴而嘆息，不爲無理。

可慶喜者，東洋的詩歌，有從世間解脫了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規南山。」就這兩句便將完全忘却了酷暑人世之光景氣微出來了。

既非窺視牆外隣家的姑娘，也非於南山有親友作官。而是超然和出世間的把利害得失如汗似水的讓它流去了的心境。

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只這十字中充分的建立了乾坤。這乾坤並不像「不如歸」啦「金色夜叉」的功德。是疲於輪船，火車，

權利，義務，道德，禮義之後，忘却一切，酣然入睡的功德。

倘若在二十世紀睡眠是必要的話，那麼在二十世紀，這出世間的詩歌是很要緊的。所可惜者，今之作詩的人和讀詩的人，全爲西洋人所迷，特意乘悠閑之扁舟去尋桃源的好像沒有。我以先既非以詩人爲職業，當然也不想於今世去宣傳王維和陶淵明的境界。我只以爲如此的感興，比較演藝會和舞蹈會還可以見效，比較『浮士德』，『哈孟雷特』還有滋味而已。我之所以一個人擔着書具箱和三角椅不急不慌的登上這春之路，全都爲此。我想直接從大自然裡，把淵明王維的詩境吸收了，那怕一時的，但願逍遙自在於非人情的天地間，可說是一種淨樂。

既爲人類的一分子，任你如何喜歡非人情，但非人情不能永續。就是淵明也未必長年儘看南山，王維也不見待是不張蚊帳情願睡在竹葦塘中的人吧，想來也是把餘剩的菊花，花舖裡，把竹筍賣給桑床中去就是如此說的我也同樣，雖然喜歡雲雀和菜花，但還不至非人情的到山中露宿。就如此也遇見人。有撿起衣襟，手巾包頭的，有束紅腰帶的姑娘們。有時甚或遇見臉比人長的馬。縱然有百萬株榆樹圍繞，

呼吸着高拔海面數百尺空氣的地方，終不能盡掃人間俗氣。不但如此，今晚落腳的宿所便是那古井的溫泉場。

唯吻由觀察而不同。書家萊奧納特曾對弟子說過：「你試聽鐘聲，鐘只一個，而聲音却因聽者各異。」一個男人，一個女人，也因看法不同，而有各種樣子。反正這次我是出來作非人情的旅行。以此正觀察人間，和住在俗世小巷裡，過那呆板的日子時，當有不同罷。好！縱然不能全然擺脫了人情，至少可以達到看「能」戲時那輕閑的心境。「能」戲裡也含人情。「七騎落」也好，「黑田川」也好，都難保不落淚。但那是情三分藝七分的東西。我們從「能」戲享有的妙味，並非由於他把下界的人情如實的活演出來的手段，乃是由如實的活演上，披著數件所謂藝術之衣，演出了世上難得的悠長行動。

把這趟旅行中所發見的事，和旅行中所遇的人，暫時都看做「能」的結構和表演該如何？全然拋開了人情，怕作不到，但這趟根本上是詩的旅行，在非人情的便道中，盡量節儉，很想划船似的到那裏去。無疑的和所謂南山或幽篁的性異，就和雲

雀或菜花混同一起也不成，但盡可能，務期從同一的觀察點來觀察人間。俳人芭蕉那傢伙，以馬在枕邊撒尿爲雅事而發爲俳句。我今後也想把所遇的人——農夫也好，商人也好，村莊的書記也好，老頭老太太也好——都看做大自然的點綴而描畫出來的東西，自然他們和畫中的人物不同，他們自己會信意的作出種種姿態然而若像普通小說家一般，探索他們言意做出來的種種姿態，而入於心理作用，加以人事葛藤之評議，則不免於俗。動也無關係，把畫中人看做是動的，並不要緊。縱然讓畫中人動，也出不了平面。若逃出平面以外，想立方的活動，那便與此方衝突，又生利害的交涉就麻煩。愈麻煩，愈不見美了。今後對於所遇的人，全以超然和遠瞧的態度處置，決不讓隨唐的使雙方起人情的電氣。如此，任對方如何的動，也跳不出我的胸襟。也便是站在畫前，看畫中人這邊那邊的騷動一般，只離三尺遠便能沉下心看。換言之，因無利害的念頭分心，得以用全力從藝術方面觀察他們的動作，可以平心靜氣的鑒識是否真美。

如此決心時，空中有了差頭。我以爲是接接的浮雲罩在頭上，不知何時，忽然斷